



百部长篇小说文库

精粹普及本



绿屋的安妮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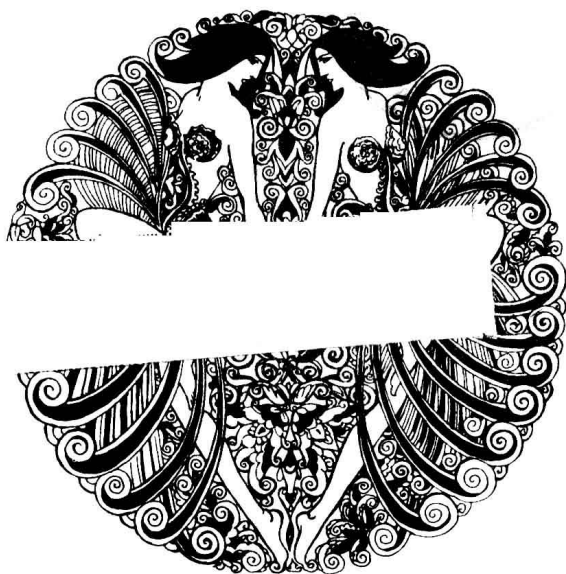


主编：刘以林

绿屋的安妮

著者：〔加〕露西·莫德·蒙哥马利

缩编：王钦祥



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

总 序

人生迢迢时光中，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。

古人云：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幘，进盘殄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，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。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，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，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，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。巍巍乎天生百物矣，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，衍为此百部长篇，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，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。

在一切文艺作品中，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，唯其道法自然、现实与意识，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，其磅礴、包容、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，不论我们为工、为农、为兵、为官、为学、为商，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，只要开卷一阅，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，准会一任松林来到

案头，百鸟飞临窗口，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。只是，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，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，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，一般读者也难卒读。鉴此，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，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，撮其精华，保其意韵，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，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。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，余为外国小说，以小说的品质而言，皆为卓世极品。

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，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，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。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，虽仅百部，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，如百条河、百座山、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，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，而且永远。读小说是好的，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。

刘以林

1997 年 7 月，北京

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

简 介

蒙哥马利，加拿大著名女作家。她的文笔清新自然，极有魅力。她以安妮为主角，写了一系列故事，除改编成音乐剧、芭蕾舞剧之外，还改编成电视影集——《清秀佳人》。此集深获好评并荣获艾美奖。

《绿屋的安妮》叙述的是加拿大东岸的爱德华王子岛上一对年老的夫妇，想从孤儿院领养一个能当助手的男孩，却意外地收养了一个女孩的故事。作者笔下的安妮，红发、大眼、聪明、爱说话、活泼又倔强，这一形象打动了全世界少年儿童的心。

女作家蒙哥马利擅长描述大自然的景色和刻画人物的个性，她借安妮丰富的感受和夸张的表现，赋予平凡事物一种美妙而有趣的意境。安妮热爱自然的心和敏锐的观察力，其实也是作者自己人生观和个性的反映。

目 录

第一章	绿屋·····	(1)
第二章	展开新生活 ·····	(21)
第三章	喜怒哀乐 ·····	(48)
第四章	真正的幸福 ·····	(68)
第五章	转折点 ·····	(91)

第一章 绿屋

马修心情愉快地驾着马车，往布莱特斯车站前进。道路穿过农场，通向开满李子花的洼地；苹果园飘散出浓浓的香气，前方的地平线一直延伸到天际。

马修享受着悠闲的马车之旅，只有在遇见妇人得点头打招呼时，他才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平常除了与玛丽亚和琳达夫人交谈外，他一向害怕与陌生女子接触，总觉得女人喜欢在暗地里取笑他。

这种不安使他很难释怀。马修的模样很奇特，不仅块头儿大，还留着满脸的胡须，一头铁灰色的长发披散在肩膀上，看起来真是其貌不扬。

马修到达火车站时，火车早已不见踪影。他想或许来得太早了，便将马车停在布莱特斯的一家小旅馆前，想先到车站去看看。

长长的月台上，没有半个人影，只有椅子上坐着一个小女孩。马修根本没注意到她，瞧也不瞧一眼，便快步从她身边经过。

马修看到站长正在锁栅门，好像要赶回家吃晚饭的模样，便上前询问五点半班车的事。

“五点半的火车在半小时以前就到了。”

站长对附近的村民都很熟悉。他告诉马修：

“你家来了个小客人，就在外面。我问她要不要到候车室去，她却认真地说：‘在外面能够比较自由地幻想。’真是个奇怪的女孩！”

“什么？”由于事出突然，马修有些失措地说：“我……我接的是男孩，不……不是女孩啊！我们明明拜托史本赛夫人带个男孩来的，她怎么会带个女孩来呢？”

“嘘——”站长一听，吹了声口哨，又说：“也许搞错了！史本赛夫人带着这女孩一起下车，再把她托付给我，说你和玛丽亚从孤儿院领养了

这个孩子，而你马上会来接她……我知道的就这些。”说完，便走开了。

马修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，心里想着：要是玛丽亚在就好了。

要他走到陌生的女孩身边问她：“为什么来的是你？”这实在叫马修难以启齿。他一颗心七上八下的，慢慢地走了过去。而女孩早就发现马修一直在看她。

那是一个约莫十一岁的小女孩，长着一头红发，大大的眼睛，细瘦的身材和满脸的雀斑。长得并不怎么漂亮，但笑起来有一股活泼而生动的气质。她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棉布衣裳，看起来并没有受到很好的照顾。

女孩看见马修朝自己走来，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。她一只手提着老旧的手提箱，另外一只手伸出来，用可爱而清晰的声音问：

“请问您是绿屋的马修·卡斯巴达先生吗？”

没等马修回答，她接着又说：

“很高兴能见到您，我刚才还在担心您是不是不来了，还是发生了什么事。要是您今天晚上不来，那我只好爬上转角那株高大的樱花树去借住一宿了。不过，在月光的照映下，睡在白色樱花盛开的树上，一定相当有趣！就像睡在大理石客

厅一样。而且我相信，就算您今晚没来，明天早上也一定会来接我的。对不对？”

马修战战兢兢地握住小女孩的手，心里想着该怎么说才好。看到女孩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，他怎能开口告诉她事情弄错了呢？

还是先带小孩回家，把难题交给玛丽亚处理，总不能把小孩丢在车站不管吧！于是马修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跟我来吧，马车在前面，我来帮你提皮箱。”

“谢谢您！没关系，我自己拿就可以了。这里面是我全部的家当，可是很轻，一点儿也不重。”

“能和伯伯的家人一起生活，我实在很高兴。因为我还没有真正被人当成家里的一分子看待过。尤其在那度日如年的孤儿院里，虽然只待了四个月，但是我已经待够了。伯伯，您没在孤儿院待过，一定不会了解。反正就是有想象不到的讨厌。”

“在孤儿院里，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激起我的想象。即使幻想，也只能想象其他孩子的将来，因为只有孤儿的身世可以编出一些有趣的故事。像坐在我旁边的女生，原本可能是一位伯爵的女儿，小时候被保姆偷偷抱走，一直在临死前，保姆才把一切秘密说出来。”

“我晚上睡不着时，就经常幻想。也许因为这样，所以好多人都说我太瘦了。但是我总是想象自己长得很漂亮，胖胖的，还有小酒窝呢！”

小女孩一口气叽哩呱啦地说了一大堆，马修倒也不以为意。

二

两人一进门，玛丽亚立刻迎了出来。当她发现站在自己眼前的居然是一个衣衫破旧、红色头发、模样一点儿也不好看的女孩时，惊讶地叫道：

“马修，这是谁？小男孩呢？”

“没有男孩，只有她。”

话一说完，马修才想起连女孩的名字都还没问呢！

“怎么会没有？我们不是拜托史本赛夫人帮我

们带个男孩子来吗？”

“我已经问过站长，史本赛夫人带来的的确是她。没办法，我只好带她回家，就算是弄错了，也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车站吧！”

他们说的每一句话，女孩全听在耳朵里，刚才的喜悦顿时从脸上消失，箱子也从手中滑落。她一个箭步冲上前，握紧了双手，大声说：

“就因为我不是男孩，所以你们不要我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肯收留我呢？唉！我就知道，太美好的事都不可能是真的。怎么办？我好想哭。”

说着，便跌坐在椅子上，伤心地哭了起来。

马修和玛丽亚一时手足无措，彼此对望了一眼，希望她能停止哭泣，但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。还是玛丽亚先镇定下来，安慰女孩说：

“不要再哭了。”

“不，我想哭个痛快！”女孩抬起头来，脸上满是泪痕。

“像我这样的孤儿，满怀希望来到一个未来的家，谁知道因为自己不是男孩，而希望落空。换做是伯母的话，相信您也会哭。只不过您从没遇到过这种伤心事罢了。”

听了这番话，玛丽亚的嘴角泛起一丝微笑，缓和了她脸上严肃的表情。

“好了，别哭了！我并不是要赶你走。在事情还没弄清楚以前，我会让你住在这里的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孩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认真地请求：

“叫我柯蒂莉雅好吗？”

“柯蒂莉雅！那是你的名字？”

“不是。只是我希望大家这么叫我，因为柯蒂莉雅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优雅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不叫柯蒂莉雅，那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安妮·雪利。”

听得出来这回答是百般不情愿。

玛丽亚又问：“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明明是请史本赛夫人找个男孩的。是不是孤儿院里没有男孩子呢？”

“有啊！但史本赛夫人说你们要的是十一岁左右的女孩，所以院长选上了我，害我高兴得一夜睡不着呢！”

“除了你以外，史本赛夫人有没有带其他孩子来？”

“她带莉莉回家了。莉莉才五岁，有一头栗色的头发，很漂亮。要是我也长得很漂亮，而且有一头栗色头发，您一定会收容我吧？”

“不是那样。我们要男孩，是因为他可以帮马修干活儿，女孩子就帮不上忙。你先把帽子脱掉，和手提箱一起拿到客厅里去。”

安妮垂头丧气地脱下帽子。不久马修回来了，三人便一起用餐。然而安妮一口也吃不下。

“安妮，谈谈你的身世吧！”

“我的身世没什么好说的，干脆说我想象中自己的故事好吗？伯母一定会有兴趣的。”

“你的想象，我听得太多了，现在说点儿实际的吧！从出生开始说好了。你在哪儿出生？现在几岁？”

安妮叹了一口气：

“再三个月我就满十一岁了。出生地是新斯克夏半岛的宝林克普罗克。爸爸叫华尔达·雪利，是宝林克普罗克中学的老师。妈妈叫芭莎·雪利，也在同一所学校当老师。她和爸爸结婚以后，便辞掉工作了，两个人住在宝林克普罗克的一栋黄色小屋里。他们都很孩子气，穷得就像教堂里的老鼠。这些全是汤玛斯阿姨告诉我的。”

玛丽亚听得很专心，还一面猛点头。

安妮停了一下，神情悲伤地说：

“可是妈妈生下我三个月后，就得热病死掉了。我多么希望她能活得久一点儿，让我叫她一

声‘妈妈’，好留下一些回忆。‘妈妈’这个词真令人怀念。而爸爸在妈妈死后四天，也因热病死掉了，所以我成了孤儿。那时候没有人肯收养我，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！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，汤玛斯阿姨收容了我。虽然她自己的家境也不好，又有个酗酒的先生，但还是把我留在了身边。后来，汤玛斯全家搬到迈阿理斯巴卢，我和他们住在一起，直到八岁。平常由我照顾他家四个比我还小的孩子，好累哟！”

“几年后，汤玛斯先生被火车碾死了。他的母亲收留了汤玛斯阿姨和四个小孩，但没有收留我。所以阿姨又开始烦恼我的事。这时住在沙川上游的哈蒙德先生看我会带小孩，便收留了我。”

“所以就到哈蒙德家里去了？”

“啊！那是个令人感到寂寞的地方，要是没有想象力的话，很难想象该怎么住下去。哈蒙德先生经营一家小型伐木场，有八个小孩，双胞胎就有三对。虽然我很喜欢小孩，可是那三对双胞胎真是让我头痛死了。”

安妮叹口气，又继续说：

“在那儿住了两年后，哈蒙德先生死了。他太

太把小孩分送给亲戚照顾，自己去了美国。这回又没人要我了，我只好住进孤儿院。事实上孤儿院也额满；但我举目无亲，又没人肯收留，院长只好勉强留下我。一直到史本赛夫人来为止，我在孤儿院一共住了四个月。”

说出自己这段不受欢迎的经历，安妮觉得很难受。

玛丽亚问道：“你有没有上过学？”

“没上多久。在汤玛斯阿姨家住的最后一年，念了一点儿书。在哈蒙德先生家时，我们住在河川上游，冬天下雪不能去上学，夏天也放假，只有春天和秋天时可以上学。在孤儿院的时候也上过。”

玛丽亚看了安妮一眼，再问：

“那些人，像汤玛斯太太、哈蒙德太太，她们对你好吗？”

安妮一时答不出来。过了一会儿涨红着脸慌张地回答：

“我想，她们有心想对我好。不过她们也有自己的苦衷，一个先生酗酒，一个生了三对双胞胎……我想她们算是对我很好的了。”

玛丽亚不说话，陷入沉思。她突然觉得这个小女孩的身世真可怜，渐渐体会到她那渴望亲情

的感受。

三

史本赛夫人住在白沙村的一幢大房子里。一看到来客是安妮和玛丽亚，她温柔的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。

“哎呀！没想到是你们。欢迎！欢迎！安妮，你好吗？”

安妮想笑却笑不出来，表情沉重地说：

“谢谢，我很好。”

玛丽亚开门见山就问：

“史本赛夫人，今天我有事来请教，不晓得是不是你弄错了。我们请令兄罗伯特先生转告你，想从孤儿院领养一个十或十一岁的男孩。”

史本赛夫人听了大吃一惊：